

王宏編

王羲之王獻之書法集成

王宏仲裁



王羲之王獻之書法集成

王學仲題



责任编辑：一鸣
封面题字：王学仲
装帧设计：冯爱国
封底篆刻：卢善启

王羲之王献之书法集成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印刷者：天津建新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
书 号：
ISBN 7-80504-440-6 · 60
张自忠路189号

定价：捌拾捌圆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九五年十月第四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8 印张：41.75

ISBN 7-80504-440-6



9 787805 044408 >

前言

王宏

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書法，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顆永恆的明星。近兩千年來，他們的書法作品，為歷代書畫家和收藏家所珍愛，奉若至寶。後幾經勒石，其身化萬千，輯入衆多的叢帖之中，廣被人間、澤潤書壇。——王的書法，始終雄居書法「至聖」之地位而不衰，既是楷、行、草書品評的最高標準，無疑也是後人學書的要津。對於今天來說，——王書法顯得尤其重要。

——王生平書迹浩繁，據載在南朝劉宋孝武帝時，所存其書迹：「繅素書珊瑚軸一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玳瑁軸五十卷，扇書一卷，紙書飛白章草一帙十五卷，紙書戲字一帙十一卷」，王氏書迹存世之多，可見一斑。然而，這些藝術珍品卻屢遭劫難，天災人禍，失于未卜；戰亂流離，毀于烽燹。傳至今者，實百無一、一一，終成鳳毛麟角、吉光片羽。所賴書道先賢，有刻摹之功，使二王書法不絕于後。後學者可于摹本、拓片中得其彷彿，其功德無量，殊難盡言。然王氏書法，由墨迹而為拓本、而為雙鈎填墨，雖形神已備，亦難免于毫厘之差。時越千年，歷代遞相傳拓、翻刻，終有失之千里之處，加之後人有為牟利者，而偽托、而濫刻濫拓，故贗者、劣者與精品混珠難分，這就給後學者帶來辨偽、擇優諸多問題。《王羲之王獻之書法集成》的編纂，于衆多單帖、叢帖中擇善而收之。雖屬真而底本欠佳，或底本雖好而確屬贗品者，均付闕如。真偽未辨而果能增益于後學者，則酌情收之。

「集成」于編纂過程中，得到了著名書畫家王學仲先生極大的支持，親自撰寫了序言并賜題書名。本書釋文成稿后，承蒙天津大學王學仲藝術研究所盧善啟先生修改、審閱一過，并多有匡正，又提供所藏唐拓十七帖等善本，功尤不可沒，謹此一并致謝。

一九九六年八月謹識于燕居室

——王書法略論

王學仲

漢代定孔子儒教為一尊，唐代太宗皇帝則定王羲之的書法為一尊。細細體味，是有其歷史原因的。

中國書法藝術的真、行、草體，從發軔之始，到逐漸完善起來，是經過漫長的道路的。這期間，按書法發展的軌迹看，自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而王羲之作為一代書法的偉大天才，又有幸使其英才逢上時勢，從而以他的聰明才智，促成了真、行、草體勢及藝術上的更加完美的進程，使這三體走上了純熟期。這不能不歸功于他和他的兒子王獻之，因而也就造成了王羲之在書史上千古一聖而不可動搖的尊崇地位。

王羲之生于山東琅琊貴族之家，據《晉書》所載，其父王曠即首創過江南渡之策者。羲之少年言訥內秀，《書小史》稱曠亦善行、隸書，可見羲之書承家學。《書史會要》說曠與衛氏，世為中表，故得察察筆法于衛夫人。王羲之七歲善書，十一歲時，已經偷閱過父親枕中秘籍。王氏與衛家世有姻親，因有學書于衛夫人之機遇。那時其父王曠居淮南太守，與衛夫人（汝陽太守李矩之妻）相距不過百餘公里。大約在十一歲左右，羲之隨琅琊王氏家族南遷，從此可看到其歷史契機與成功之由：上有漢代的王次仲、劉德升、張芝、鐘繇等人草創了行書、草書、真書之體于前，又欣逢良師衛夫人于後，再得家學于其父，更有一個建議他改變舊體的好兒子王獻之，再加上他個人的聰穎才智，所以說王羲之把所有的書法優勢都占全了。在研究書史發展的規律時，如果拋開了書史發展的必然性與杰出

人物的創造性，那必將是孤立的、片面的見解。

王羲之兼擅衆體，前人稱他為「博涉多優」的書家。《晉書·王羲之傳》中稱其「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但是，大量留傳下來的王羲之筆迹書帖，乃是真、行、草三種，而無一隸書（或稱隸書即是當時之楷書）。從所贊揚的「飄若浮雲，矯若驚龍」運筆形狀來看，應是他的行與草，才會有如此飄舉流暢的線條感覺。不管是劉德升的行書也好，張芝的草書也好，鐘繇的真書也好，他們均處于草創之初，還未臻完美的階段，而最能證明這一點的實物是漢簡中由隸書中脫化出的最好楷書模樣，點畫強直，隸波殘留尚在。估計劉、鐘絕不會超出漢簡之範圍。而到了晉代樓蘭殘紙的發現，則顯然有了新的變化，那一時期，作為中央偏安政權的晉王朝，雖已風雨飄搖，即將為劉宋所吞食，但衛夫人、王羲之、王獻之所形成的當時的書法新風尚，即改變勿渝不清的東漢草隸、行書等，逐步進行文人化的美化加工，形成了真正的「真」書，大致如看到的寫經書。至于他們在草書上的輻射，我們可以從樓蘭殘紙《樓蘭白》、《五月一日濟白》、《九月十一日勸報》等一系列的晉人信函中，看到他們書法的踪影。那執使轉用的精熟、點拂波磔的流利，絕非如有些人所懷疑的那樣：晉代只能有《王興之墓志》之類的書風，而不可能出現如此成熟的一王行草書迹。

這也可能是由於沒有看到大批樓蘭殘紙破箋的原因吧。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王在晉代完善「行楷」與「行草」方面，是確有其偉大之建樹的。王氏父子的出現，正如《書斷》所述：羲之的功勳主要在於「增損古法，裁成今體」。他怎樣「裁成今體」呢？《書斷》也有所述：「然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鐘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稚不逮」。在以復古為第一標準的品評原則下，其精熟、其不逮之處，正是王羲之所要勇于探求的改革

之道、要求變易古法的關鍵所在。如果說在一王之前行草書還處在草創，粗率、寒儉、隸楷摻雜的痕迹，尚未使礦沙變為黃金、璞石成為美玉時，待到王羲之手中，他以其獨特的書法審辨力，進行了優化、美化和雅化，使行書達到了最能勝任抒發情感與氣質的書體，成為書法中的金銀藝術。王羲之充分發揮了行草書表意之特長，確立了今草之規範。所謂的解脫也好，破體也好，都是他于前人基礎上的改革與完善，使其最后找到了「達其性情，形其哀樂」的最理想的表現形式——行草書。他畢生書寫了大量的道家經文、書信等手稿，使其最后創作出「龍跳天門、虎臥鳳闕」般的代表作品——《十七帖》和《蘭亭序》，最終確立了其書聖之地位。

王羲之的書帖內容，顯示了王羲之知識的淵博性，舉凡天文地理、山川風物，上至三皇五帝、君臣父母，下至妻室兒女、親朋好友、從歷史陳迹到當朝社會，無不廣泛涉及，當其命筆書寫之際，無不因事立意，相機行筆。如《初月》帖之豪宕、《姨母帖》之抑鬱、《奉桔帖》之安祥、《快雪時晴帖》之朗健，似乎時序及情緒都可流露于行間、盡泄于筆端。

作為書法世家出身的王獻之，是羲之的第七子，《書斷》稱其幼學父書，次習于張，后改變制度，別創其法，被認為是能夠「創草破正」之人。他的《十一月帖》被米芾譽為「運筆如火■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尤其《洛神賦》十三行，字畫神逸，墨乘飛動，可以說楷，行、草書到了一王父子，已經無美不備，衆妙盡歸了。當然，由于年代久遠而傳摹失真處，招致了一些微言毀語，而作為從事書法藝術與書學研究者，自來以王書為宗，若舍王書而就簡易，未必能尋到最佳途徑。因此，天津市古籍出版社《王羲之王獻之書法集成》的出版，實為窺本求源之舉，而將會有益于當今書壇。

目錄

得書知足下帖	一六三	省飛白帖	一七九
萬福帖	一六四	閻轉久帖	一七九
足下帖	一六五	閻別帖	一八〇
敬和帖	一六六	行穰帖	一八二
腕兼帖	一六七	長素帖	一八二
昨近有書帖	一六八	遠婦帖	一八三
今因帖	一六九	每念長風帖	一八三
服食帖	一七〇	月半帖	一八四
大道帖	一七一	寒切帖	一八五
大熱帖	一七二	今日熱甚帖	一八六
數有帖	一七三	得萬書帖	一八六
小大悉帖	一七四	君學書帖	一八七
道意帖	一七五	致酒帖	一八七
遷轉帖	一七六	臨川帖	一八八
君晚帖	一七七	清和帖	一八九
從洛帖	一七八	嘉興帖	一九〇
皇象帖	一七八	虞義興帖	一九一
	一九二	二月廿日帖	一九二
	一九三		一九三

增感帖	一九五	建安帖
昨得期書帖	一九五	侍中帖
罔極帖	一九六	敬豫帖
十二月六日帖	一九七	不審帖
太常帖	一九九	清和帖
司州帖	一九九	運民帖
散勢帖	一九九	轉佳帖
遠宦帖	一九九	大熱帖
衰老帖	一九九	周常帖
重熙書帖	一九九	諸懷帖
都邑帖	一九九	得西問帖
此諸帖	一九九	中郎帖
奉告帖	一九九	發廬帖
鯉魚帖	一九九	腫不差帖
鄉里人帖	一九九	賢內妹帖
近得書帖	一九九	狼毒帖
昨書帖	一九九	夜來腹痛帖
虞休帖	一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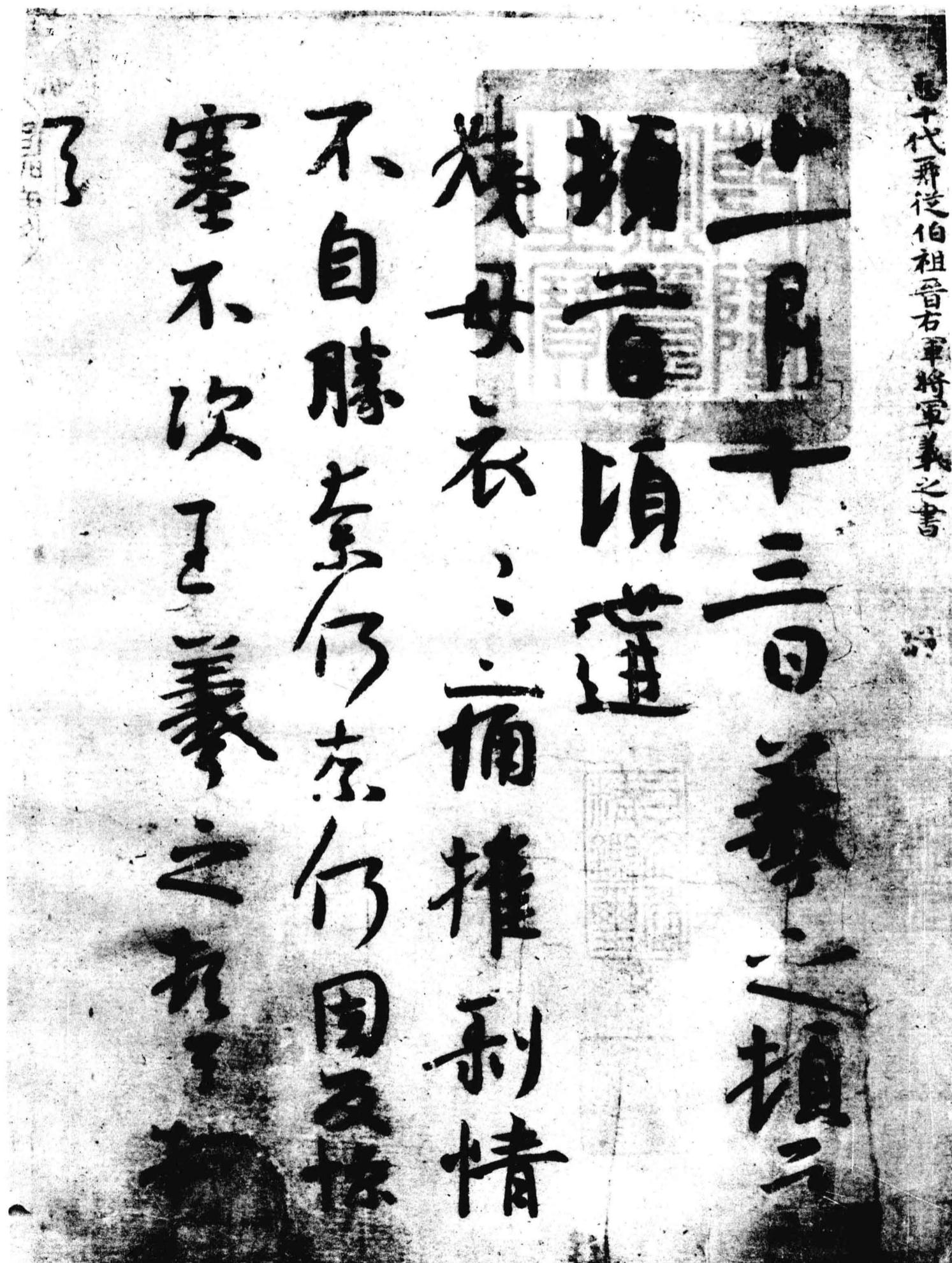
唐代齊從伯祖晉右軍將軍羲之書

時

姨母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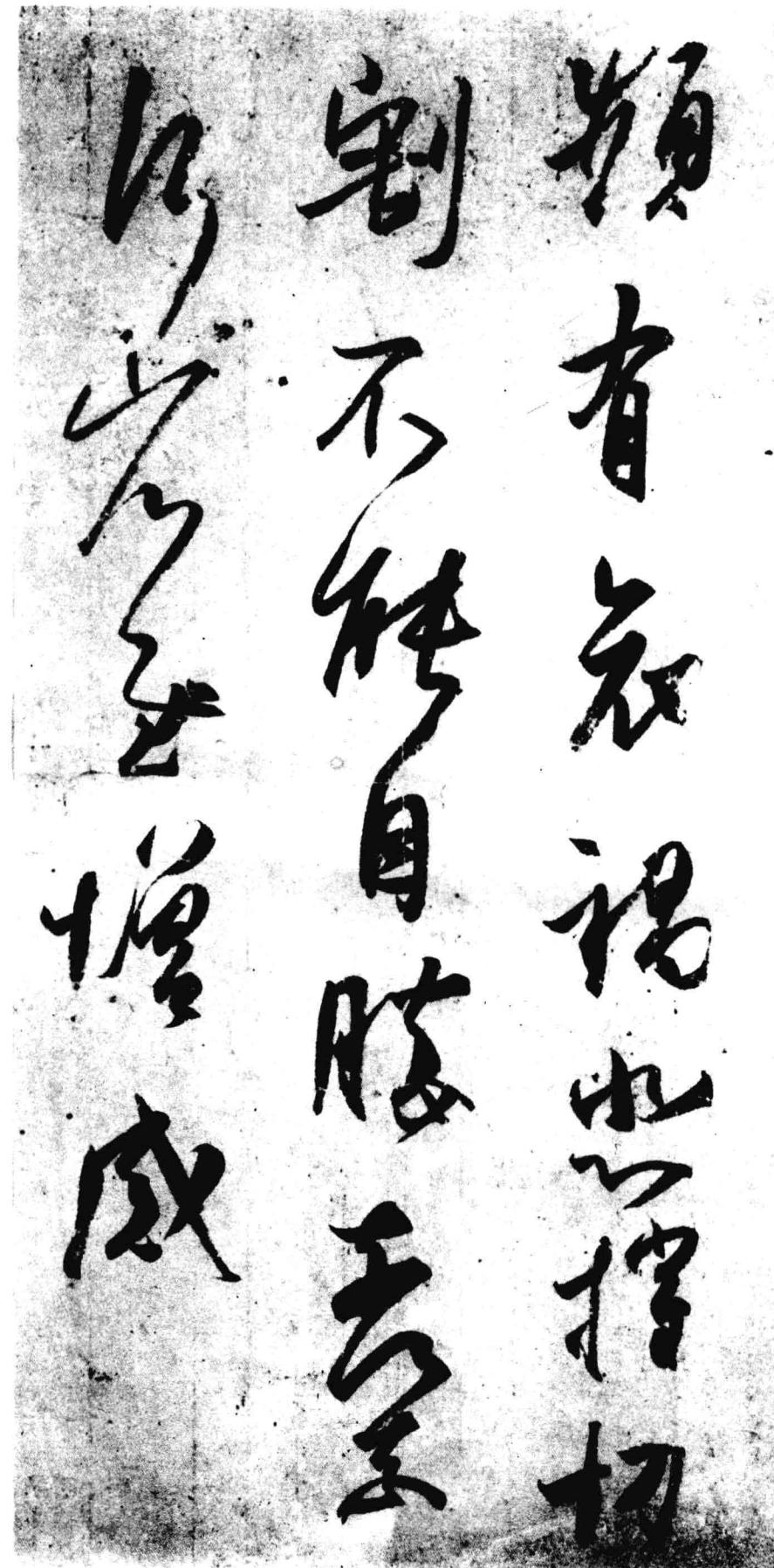
十一月十三日羲之

頓首頓首頃遭姨母
哀 = 痛摧剥情不自
勝奈何奈何因反慘
塞不次王羲之頓首
頓首



頻有哀禍帖

頻有哀禍悲摧切割
不能自勝奈何奈何
奈何省慰增感



何如帖

羲之白不審 = 尊體
比復何如遲復奉告
義之中冷無賴尋復
白羲之白

奉橘帖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
未可多得



孔侍中帖

九月十七日羲之報
且因孔侍中信書想
必至不知領軍疾后
問憂懸不能須臾忘
心故旨遣取消息義
之報

九月十七日羲之報
孔侍中信書在此不
可領軍疾後心
憂懸不能須臾忘
心故旨遣取消息義
之報